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人
間
樂

2.4

人 间 乐
天花藏主人 编次
周有德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84,5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

1996年7月第1版

199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50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责任校对: 李守勤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ISBN 7-5313-0238-1/I·225 定价: 1.70元

出版说明

《人间乐》题“天花藏主人著”。清宝纶堂刻本。封面栏上方镌“潇洒文章”，右下题“天花藏编次”，左下题“宝纶堂梓行”。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四字。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单边。书分四卷，卷一、卷四各四回，卷二、卷三各五回，共十八回。

天花藏主人是活跃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小说家，其著述颇丰。我们已将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前几辑中天花藏主人撰著、编辑的十部小说结集为《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》，出版发行。现继续整理出版这部《人间乐》，供学术界以为研讨资料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累积德老蚌生珠
天聪明娇娃吐秀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装男毕肖见公卿
为女言婚巧令色…………… (9)
- 第 三 回 拂意事尽成敌国
奏陈情怜准还乡…………… (16)
- 第 四 回 底里难窥真色相
泛常谁识假儒巾…………… (23)
- 第 五 回 憨公子为妹逼婚
美秀才苦辞受屈…………… (30)
- 第 六 回 避风波鸿飞天壤
两无意割肚牵肠…………… (36)
- 第 七 回 彩笔题诗怀遇友
机关再弄待将来…………… (42)
- 第 八 回 云破月来花弄影
春深雷震始知名…………… (49)
- 第 九 回 讳姓隐名兼灭迹
你来我去费推详…………… (55)
-

-
- 第十回 白茫茫水溢蓝桥
昏邓邓鱼沉雁杳…………… (61)
- 第十一回 至诚心登堂晋谒
暗有意且寓陈蕃…………… (67)
- 第十二回 天女素装微露影
书生憔悴染濡毫…………… (73)
- 第十三回 覩面惊奇魂欲死
花笺写意舌生莲…………… (79)
- 第十四回 托有妹愿偕婚好
逞憨呆鸣鼓兴词…………… (85)
- 第十五回 花下赠金劝应试
潜身逸去姓名香…………… (92)
- 第十六回 居少卿央媒纳聘
来天官暗处扶持…………… (98)
- 第十七回 许探花奏陈葬娶
居公子议结花烛…………… (105)
- 第十八回 一箭双雕俱得意
满门共庆乐人间…………… (111)
-

第一回 累积德老蚌生珠 天聪明娇娃吐秀

诗曰：

从来积德可回天，燕燕于飞乐有年。
风流蕴藉成佳话，蛾眉生成体如仙。
步趋学礼宜男子，幽阁传香羡女焉。
寂寞眼前惆怅事，暂妆聊解一翩翩。

话说前朝南直隶松江府，有个世族，姓居名敬，表字行简，冉进士出身。因他为官清正，不趋权贵，又且落落寡交，所以做官二十余年，只做到鸿胪寺少卿之职。这鸿胪寺是个清淡衙门，若不营谋差遣，除俸禄之外，别无所有。这居行简素甘清淡，反觉得意。若遇有事，随众入朝。无事，只在衙中同二三知己，饮酒赋诗而已。他既不营谋差遣，又不趋势升迁，又非谏官言路，一连在任几年，到也无荣无辱。只有一件不足意的，年近五旬，子嗣艰难。因恐将来箕裘无托，宗嗣乏人，心中常有所苦。向来夫人祝氏，劝他收婢纳妾，居行简依从，就收纳了几个婢妾，不料绝无影响。行简只知儿女无缘，将收纳的几个婢妾，恐怕误了他的青年，遂极力替他遣嫁良人，务必使其得所为快。又且夫人贤

慧，能体丈夫之心，打发婢妾就如嫁女儿的一般。这些婢妾，俱感激深恩，各在背后，或在星月之下，或在神灶之前拜求神佑，愿老爷、夫人早生公子。不多时，这些侍妾在家绝不生育，嫁出之后，不是这家生男，就是那家生女，俱着人到夫人处报喜，居行简也甚欢喜。欢喜之后，暗暗点头，甘心命薄，生子之念绝不强求。夫人又劝他再纳，当不得居行简正言厉色说道：“儿女自有分定，我又何必害人家女子以干天怒！”自此夫人再不劝纳。

不期这年，夫人四十上下得孕，生了一位小姐。行简大喜道：“我已绝望，不意天地见怜，赐我半子，何异掌上明珠，膝下承欢不乏人矣！”自此夫妇爱如珍宝，就取名为掌珠小姐。正是：

娶妾生儿谁不愿，娶而不育误偏房。

苟能识得其中意，不赐麟儿也赐凤。

夫妻二人自生了掌珠小姐之后，满心乐意，恨不得他日夜长成，叫声爹妈为快。只将他金装玉裹，锦绣堆中抚养过日。不知不觉到了五六岁上，这掌珠小姐果乃秀气所钟，他生得：

眉清目秀，脸白唇红。腰不束而螺螺，气吐兰而娜娜。休夸鹦鹉能言，嬉笑言行会坐。

居行简常抱他在膝上，教他记诵些诗句。掌珠果乃性慧心灵，一教便能记忆。有时问他，他就清清朗朗不忘一字。居行简不胜欢喜。自此时常教诲他，他即能领会。过不多时，便能对对。又过年余，出口便会成文，居行简暗暗惊奇。一日闲暇，夫人同掌珠小姐正在欢笑，居行简叫小姐走

近身侧，道：“我今偶想一对，我儿可能对么？”掌珠道：“孩儿愿闻。”居行简因出一对，道：

云起天结彩，

掌珠小姐听完，念了一遍，然后对了一对，道：

山秀地呈文。

居行简一时出便出这一对，也还疑掌珠一时对答不出。谁知掌珠不待思索，对得工巧。行简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孩儿果是聪明！我还有一对，你还能对么？”掌珠道：“父命焉敢不对，只恐孩儿对的不好，要求父亲教诲才是。”居行简又出一对，道：“花月为知己，”掌珠又应声对出一对，道：

“文章似故人。”居行简见他对的敏捷，不胜惊惊喜喜。遂双手将掌珠把置膝上，抚摩头顶道：“我儿有此异才，真可比道蕴。只可惜者，”说罢，就不说了。夫人听了，道：

“老爷既爱我儿聪明能对，极该欢喜，为何又说可惜？”居行简只是摇头不答。当不得夫人再三相问，只得说道：“孩儿如此聪明，我怎不喜欢，只可惜不是男子。若是男子，读我父书，自是功名唾手可得，以振箕裘。如今是个女孩儿，虽具聪明，只觉无益。”夫人听了，说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女孩儿只患无才无貌耳。若果有才有貌，日后定招佳婿，自能孝顺你我。”正说话未完，见有家人报入内来说道：“朝中有事，快请老爷入朝议事。”居行简听了，连忙更衣，即入朝去。

原来此时四野升平，万民乐业。因以民间祯祥屡见，不是生产麒麟，就是鸾翔凤舞。以及禾生九穗，或生孝子贤孙，或出贞女烈妇。地方官员俱各纷纷进表，上达天聪。天

子见表，龙颜大悦，遂谕大臣遣官大赦民间。旌者旌之，奖者奖之，以应上天之呈瑞。一时旨意降下，谁敢不遵。赍诏者各各奉差而去。尚有川蜀抚臣所奏的禾生九穗，只因路远，蜀道崎岖，无人敢去。朝臣因知居行简不善营谋，久不差遣，做个人情将他填名，故此报到衙中。居行简入朝奉命，领旨回衙。次日奉命南行而去。正是：

王臣蹇蹇涉西南，一纸丹书出九天。

已发未发俱咸赦，褒忠旌节显高贤。

夫人见居行简奉命去了，与掌珠小姐在衙署中闲暇无事，因忆行简之言，暗想一番，道：“我今何不将他如此这般，只不过承欢膝下，嬉乐目前，有何不可！”遂取出些绸绫绢匹，裁裁剪剪，不消两日，做成了几件小小男衣，竟将掌珠上下打扮起来。又教他些行动轩昂、礼仪中节，掌珠一一领会，俨然是一位小公子。夫人又吩咐下人，只称公子、相公，不许说出小姐两字，童仆使女无不遵依。夫人见打扮得掌珠宛似男形，因笑道：“我今看了，亦难分别。且等老爷回来，看他眼色如何，再做商量。正是：

男装女扮亦常有，女扮男装世有之。

假假真真还错错，真真错错有于斯。

再说居鸿胪奉了诏旨，带了跟随，沿途夫马迎送，不多时到了蜀中，一应官员迎接入城。开读之后，若是别人，就去拜谒缙绅、新知故旧，讲人情、说分上，无不满载而归。这居行简兢兢自守，决不肯以利欲存心，只爱些地方官的常规礼仪赆敬而已。

过不多时，依旧回旨归家。夫人携了公子出厅迎接，

说道：“老爷出门不久，有个人家来说，他家儿女甚多，特将这儿子送来过继与我为子。我见他生得秀丽，一时不便拂他的美情，故此留下等老爷回来商量，因此尚未取名。”说完，吩咐使女铺毡。公子听了，连忙鞠躬，趋向居行简面前低头作揖，连请父亲请坐，“容孩儿拜见。”说罢，遂恭恭敬敬的拜下。居行简一时仓卒受礼，口中不说，心内想道：

“夫人多事。别人家的儿子，怎就过继？又不知何等样人家，好不孟浪！”遂定睛将这小孩子看去，只见他：

头上梳双总角，身着时样男衣。足穿粉底皂靴，腰悬金铃玉珮。白面不须施粉，朱唇奚用丹涂。庭前施礼，折旋中节。膝下承欢，循规蹈矩。满门欢庆佳公子，遍处传扬美少年。

居行简看得惊惊疑疑，等这小孩子拜了四拜。拜完，正欲问明来历，夫人笑道：“此儿这赐，老爷心愿足矣，何必惊疑？”因对掌珠小姐笑道：“你既拜了父亲，正该随侍。常言男子随父教，女儿听母训，孩儿快去随侍了父亲。”掌珠小姐听了，遂立父亲身侧，牵衣嬉笑，连听父亲。居行简看明，方知就是女孩儿掌珠。也不觉欢喜道：“我就疑世间那有此秀美儿童，原来是夫人的作用。既是夫人将女孩儿改了男装，我今不得不认做为男儿了。”因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若使孩儿能读父书，异日到也有一番佳话。”遂吩咐家中童仆使女，只今后只称公子，并不许说出小姐二字。正是：

一番佳话一番新，游戏如何却认真。

到得认真还错错，认真错错结朱陈。

居行简与夫人竟将掌珠小姐认做儿子抚养下去。到了十

岁上，竟请一位先生来教他，取名宜男，表字倩若。这日先生进馆点了几行书，只教了一遍，公子即能自读，先生深以为奇。不到日中，有使女出来对先生说道：“我奉夫人之命，说公子娇怯，不能久坐，着我禀明，放公子入内以慰夫人之念。”先生听了，笑道：“公子才上新书，坐不一时，怎就进去？”却又不好拂了东翁之意，只得对公子说道：“我今放你进去，我方才所教的书不要忘记了。你进去须再读得几遍，明早来背罢。”公子道：“方才先生教的这一页书，门生已是透熟，何必又读？先生如若不信，待门生背了，然后进去罢。”先生听了，只疑他说谎，却又不好说他。只得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这一页书，五六百字，你方才只读得两遍，连我教你的共三遍，岂能就熟能背之理？你既说能背，若能背得几行，不含糊错乱，也就算好了，你拿书来背与我听。”公子不慌不忙捧书走到先生身边，将书置于先生面前，只背得清清楚楚一字而不遗。直喜得先生心花俱开，连叫“神童”，赞不绝口，遂放他入内。

自此居夫人只到饭后打发公子上学。不到日中就着使女来接公子进去，自此习以为常。这先生知道居鸿胪只有这位小公子，是他的性命。夫人又且溺爱，又见公子资质非凡，教书绝不费力，倒自由自在。不知不觉一连教了三年，直教得居公子无书不读。讲明圣贤义理，然后做文。居公子过目不忘，下笔自成文采。况且往来学中，只有一个时辰，有甚破绽看得出来。故此这先生见了居行简不是夸称令郎天资敏慧，就是赞学生才思过人。再若造就几年，功名决不在老先生之下。因将公子做的文字送与居行简看。居行简看了，微

微笑道：“小儿愚昧有过顽石，若非先生琢磨砥砺何以至此。”入内与夫人说知，大家说说笑笑。正是：

从来计巧可瞒天，闺秀于今且学男。

只为承欢无别意，谁道关雎咏二南？

原来这个先生是个老举人，一向流寓京中，姓王，名谦六。居行简知他朴实，故此请他做个西席，只要他教诲掌珠识字而已。不期王谦六只认是真公子，不敢怠忽。虽是每日只有一个时辰在馆中，他却无不尽心训诲，循循善诲。学者既具天资，能无一旦豁然。况且王谦六以为今日师生，异日必能亲欢。故此十分得意。先前还只在东翁面前称赞，后来他竟逢人说项，到处扬名，以居公子为当世神童。异日功名定然翰苑。一时长安城中你传我，我传你，大家相传，俱晓得鸿胪寺居行简的公子貌似美人，才如子建。就敢动京师中乡绅士夫有女之家，无不愿结丝罗，欲见而不可得。先前居行简一个苜蓿冷署，又且落落寡寡，不求荣辱的人。到了如今，不是同年拜访，就是故旧攀谈。这边送去了故旧，那边又迎显官辱临。这些人的来意，无非注意求婚，欲识佳婿耳。

一日来了一个显官，叫做来应聘。原来这来应聘，是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，现任工科给事，极好趋媚权贵。此时魏监专权，他遂结交，倚仗势力。若是有人与他不和的，即便参他一本，故此人人怕他。他却与居行简是进士同年，两人虽同在京中做官，往来甚少。只因他有个女儿，是爱妾所生，宠其母无不爱其女。向来为女择婿之心，一者难遇其人；二者见女儿尚有可待。虽是暗暗留心，不甚着急。近来

有人纷纷传说居鸿胪的儿子才貌双全，遂想门户相当，且是同年，心甚欢喜，常欲托人求亲。又知居行简是个倔强老儿，不通世务的人，若是一口回绝，便不好再说了。说他的儿子有才有貌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只怕言过其实。倘或才美貌陋、貌俊才虚，岂不误了我女儿的终身。况且我重来识面，岂肯轻易听信。如今不务修饰，将来官职不能在我之上，还该消停议亲之事，故此因循。当不得这爱妾时常催他去相看居家公子，因而不敢迟延。这日打了执事，先拜见了一个秉笔的公公，就顺便来拜居行简。门上人见是显宦，不敢迟延，急入传报投帖。居行简看了名帖，即出来相见，迎接入堂，行礼坐下。只因这一见，有分教：世事渐非甘退隐，闭门何必向空山。不知相见后说出何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装男毕肖见公卿 为女言婚巧令色

当日居行简迎接来应聘入堂，二人作揖，分宾主坐下，各各叙了寒温之后，来应聘就请西席王谦六相见，并请居公子出来一会。居行简听了着惊，不觉面红耳赤起来，又不好遽辞，只得含含糊糊地说道：“小儿初离襁褓，饥馁未知，且本性柔弱，举动倩人，往往不出中堂。近日虽日延师，亦只不过小弟叨列冠裳，使其识字，以免河东白豕之消。除识字之外，日伴老妻于寝室之中，从未识人一面。至于趋庭学礼，一些不谙。今日焉敢遽出接见王公、大人、长者。若见面失礼，闻罪于王公、大人、长者之前，又不如不使之为妙也。”来应聘听了，正色说道：“老年兄此言差矣。见与不见，各有不同，小弟与年兄通家世谊，非比泛常。令郎公子乃是年家子侄，又且同在京师，何得拒人千里，以失礼二字塞之！小弟此来殷殷求见，以年家子侄犹于比儿，亦该同珍共宝。抑且近闻传播，谁不目为神童。弟固浅陋，岂敢自为伯乐以识龙驹。况令郎公子尚在童稚之年，何得有失礼问罪而罪之。只不过垂涎老年兄育此宁馨，异月飞扬，尔喜亦喜，而愿见之也。且非闺秀不出户庭之比，正该使其趋庭学

礼为妙。老年兄不必谦词，快请令郎出来一会。”

居行简见他决意要见，一时无法可回，只得令童仆入内禀知夫人，立等公子出来相见来给事。夫人听了，一时只急得没法，埋怨道：“老爷怎这般胡涂，怎么使孩儿出去见客，这怎么处？”掌珠在旁听了，笑说道：“向来父亲、母亲不欲以女孩儿为女子，而欲以女孩儿为男子。今既为男子，而又不欲以男子行事见人，男又不可，女又不能，岂不将来使孩儿做一废物？依孩儿主意，竟出去见他何妨！”夫人看了一眼道：“一个人生面不熟的人，倘或问长问短，一时露出破绽，岂不被人笑耻？”掌珠道：“母亲不必忧虑，孩儿日读诗书，与圣贤作对久矣。但知圣贤俱是男子，未闻女流，故此孩儿亦以男子自待。今日出见生人，如对圣贤，倘或问难孩儿，自可应答，万万不妨。”夫人见他要出去相见，只得替他换了一套新衣，自己同着侍女送他到了厅后，然后使童仆引出厅中。这公子竟昂然走踱了出来，立在下首，朝上先打了一恭，即便着人移椅中间，又使铺下红毡，然后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请老伯上坐，容年小侄拜见。”这来应聘见居公子体态从容而出，竟自行拜见之礼，连忙走来用手扶住，笑嘻嘻说道：“愚叔今日此来，只不过便道与令尊叙些闲谈。因知年侄童年俊逸，故请一见，何必行此大礼，以于过分。”居行简道：“论子侄拜见固宜，既蒙吩咐，到不如从了年叔罢。”公子听了，然后恭恭敬敬作了四揖。又与先生并父亲作过揖，就在下首偏坐坐定。来应聘再将居公子细看，果生得：

气宇轩昂，满面春风和蔼。骨多带秀，微含宿冷清

奇。问其年，只有十一。试其学，腹富五车。最爱头皮青绿，红绳挽就时新角。可喜面庞白粉，容光飞舞色惊人。休言有女争求婚，便是多儿也不嫌。

来应聘看完了，说道：“古称貌美潘安，贤侄实有过之矣！”因而茶罢，只不起身。居行简见掌珠举动宛似男子，心中甚喜。见他不去，不觉忘其所以。笑欣欣的说道：“今日老年弟既是有暇，何不暂屈书斋——卮薄酒何如？”此时来应聘正苦心事，一时不便说出。忽听留饮，满心欢喜，竟不推辞。居行简遂一面吩咐童仆入内备酒，一面邀他进书斋而来。这书斋一带小小三间，收拾得甚是齐整。居行简闲暇无事，在内看书消遣，或是掌珠执经问难翰墨之所，故此内中图书古玩无不精洁。来应聘在内看了半晌，家人来请入席，大家不必谦逊。居公子只朝上做了一揖，然后坐在父亲身旁，面前另是一副小杯箸。来应聘此时已看得居公子十分中意，只是不好启齿。只得先说些朝政得失，又说些仕途窄狭。酒到就饮，饮了半晌，居行简满心厌听，因叫家人取过色盆，斟了一杯满酒，自己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得失险易，不必在酒席间论定是非，不如借此杯中以博今日之欢。乞老年弟行一令来，以便饮酒。”说罢，着人送到面前。来应聘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老年兄要弟行令，只得允从。”先吃了一杯令酒，取了六个色儿在手中，说道：“我想当日做穷秀才时，拿了本书寒暑无间，所望者功名到手，衣紫腰金，脱尽寒酸。选了有司，一味峻剥民膏，何愁不富。财既充盈，就有喜庆之事，不是谋干升迁之喜，就是嫁生育喜欢。有了财喜，亦必要有福消受。有福消受，亦必要有龟龄之寿以享

之。小弟今日所取的是三为财、四为喜、五为福、六为寿。如若不遇，竟饮四杯，各说酒底，遇一者，免饮一杯。”说罢，将色掷在盆中，道：“取三财、四喜、五福、六寿。”掷完，盆内却是有财福，而无喜寿，该补喜寿两杯。先喝一杯补喜的酒，说道：“自喜恩深陪侍从。”后喝一杯补寿的酒，说道：“称觴献寿乐钧天。”说完，叫人斟满了令杯，送与王谦六。王谦六接杯饮干，取色说了下盆语，掷将下去，却是有财喜，而无福寿，遂吃了一杯补福酒，道：“福随春色润家庭。”又补一杯寿酒，道：“山翠遥添作寿杯。”说完，送与居行简。居行简亦照前掷下，却是无喜无财，该补财喜两杯酒，遂喝一杯补财的酒，道：“临财毋苟且？”遂又吃了一杯补喜的酒，道：“年年喜见山常在。”说完，叫人斟酒送与公子。公子立起身来说道：“父执之前焉敢放肆。但是年叔之令，小侄又不敢不遵，望先生、父亲恕罪容掷。遂将酒折入小杯饮干。也照前掷下去，却无喜在内，将酒饮完补喜，说道：“喜有儿郎读父书。”说完，着人斟酒，起身出位送至来应聘面前。来应聘看了公子，接杯在手，大喜道：“果是喜有儿郎读父书！年兄有此佳儿，必得才美之女配合才妙。今日小弟此来，实不相瞒，意有所在。因小弟生一弱息，却与令公子同年，虽不貌陋，亦且聪明，若不弃嫌，弟与年兄今日结了儿女亲家，成就此佳儿佳妇，岂不快美！”王谦六听了这话，遂满口赞美说道：“果是老先生眼力不差，这门生实系东翁千里之驹。小弟在此西席三年，公子每日进馆诵读，只有一时在馆诵读的，不两三遍，就能背诵如流。如今一目数行俱下，再读几年，自是玉